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十二 經部

論語解卷四

宋 張栻 撰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而不作有所傳述而不自作也信而好古言信古而好之也竊比於我老彭老彭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聖人之發斯言欲使學者稽古務實而不敢苟作也夫以聖人之德之至而其辭氣遜讓溫厚如

此學者所宜反復誦味而不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何有於我哉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説於文義為順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亦可以有得矣然而是三言者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世之

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怪恍惚而曰吾默識矣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際無非真實蓋所謂存乎德行者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人言以是為憂所以深勉學者也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

乎為學之要不越乎修德講學徙義遷善而已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門人可謂善觀聖人矣方燕居之際在衆人易以怠惰若君子則不至於惰然未免於執持也未免於執持其能申申夭夭乎申申和樂中正也夭夭温裕安舒也一本云申申舒泰也夭夭和洽也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方夫子盛時庶幾道之將行以周公之事業措之天下雖夢寐閒亦思存周公之為而若見其人也至於既老而力衰知道之終不可行也故曰久矣不復夢見焉若以為聖人思念周公而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有所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焉亦甚非聖人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涵泳於道履踐於德體切於仁游涉於藝藝者亦以養吾德性而已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修始見禮也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焉人皆可為聖賢聖人未嘗拒其進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

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見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

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行也豈有意行之而其舍也亦豈有意於藏之因時用舍而道有行藏惟顔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仲由自負其勇不避禍害謂夫子有三軍之事惟已可與故以為言夫子因其病而捄之以為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若徒以暴虎馮河為勇則是輕犯禍害

非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謂命有定而不可強雖賢於僥幸而冒昧者然在聖賢之分則未足道也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以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雖執鞭之士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好者

義是也然則所安者義而命蓋有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

事神莫嚴於齊用人莫重於戰養身莫切於疾故尤致其慎焉夫子未嘗親夫戰陳之事也而門人知其所慎者以其平日所言而知其重之也味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則亦可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韶之盡善盡美聖人聞之有所深感於其中蓋後世

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然至於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為音字聖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

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為蒯聵既得罪於先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聵可也曽不知蒯聵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而國其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為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者矣中有所悔慕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

有所悔於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

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浮雲耳茍義所當居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一本云濂溪周子嘗令學者尋顏子仲尼所樂何事此不可以想象推尋也惟用力於克己是乃求之之道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未賛易之前易書殽亂傳者失其旨五十以學易者夫子之意謂令有所未暇加數年而後可修也程子曰如八索之類皆過也云學云大過者皆謙辭也雖然自夫子賛易而易道始備垂於萬世而不過

也而後之學者或泥於象數而其義復以不明善乎程子之言曰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由辭以求易而明夫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則庶幾聖人學易之旨可得而求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常教人者詩書執禮也執禮者人所執行之禮所謂曲禮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踐履循循有序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在學者用工何

如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蓋嘗自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獨不如巳之好學而今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

學耶夫子蓋生而知之者而未嘗居焉使人知聖由學而可至也然生而好學則是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此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門人記聖人之所雅言與夫所不語者而埀教焉抑可謂察之精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

見人之善不善也而皆我師焉古人之學無非為已而已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有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蓋進善無窮之意非若老氏以不善人為資而利之也夫有利之之心則是已自陷於不善也毫釐之差君子謹諸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命德於已也天命德於已桓魋其如之何使不幸而不免於難亦天也桓魋其亦如之何哉雖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生斯人無不具德於其性也人則自息之耳惟聖人為能全夫天之所命曰天生德於予而所為與天理無間者亦自可見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夫子之道猶天然門弟子學焉而莫及則疑以為有隱夫子從容告之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蓋道無不在聖人何隱乎爾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茍能體之自近而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髪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人不越乎是四者學文則知廣敦行則身

修忠信則德進學者勉於是則內外交益日有所進而月有所將也忠信本一事而謂之四教者忠則實諸已信則篤諸人在學者之成身當以為兩事而並勉也文居其首者教以博文為先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聖人者肖天

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禀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者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在約而以為泰則是驕矜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聖人愛物之心也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忍乘危也於此亦可玩味聖人之仁心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此雖未

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之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

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

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取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

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者歌詩也於其歌之善也使反之而後和非獨與人為善也反復抑揚至於再三則所以感人者益深矣是亦所以長其善也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文吾無不與人同者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既其文而務孚其實也夫所謂

文者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顔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者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仁道者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盖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茍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之達獨舉誄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盖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

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儉皆為失中奢則不孫為其矜夸也儉則固為其拘執也雖然固之為病特未能趨於中耳而其所為自守者猶近本焉至於不孫之為害則馳騖畔散惡之所由起也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也蓋使之知夫奢之為害之甚而儉猶可取則庶有得於務

本趣約之意云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懐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和順充積則其發見必温然温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理者其貌必恭然

恭而安也温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温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門人形容至此亦可謂善學矣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

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為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為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稱而聖人獨知其為至德也或曰泰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

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泰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而已至於周之有天下則泰伯豈加毫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為之本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其節之存乎人心者也恭而

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然則其弊如此其貴於恭慎勇直者何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已為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者也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而民不偷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以示之斯感而應

矣夫上之人所為若是者非為欲以動民而為之也
敦篤於吾之所當為而其應自爾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蓋安死
順生純是義理也啓手足之義亦保其身而無傷也
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敬而無失至是而知免於
戾所謂全而歸之也夫以形體言之且不可傷則其

天性可得而傷乎舉其顯而隱者可知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者三事謂其動容貌而能循於法則也正顏色而根於誠實也出辭氣而不悖於倫理也此三者豈可驟為而強致哉必也平日莊敬篤實涵養有

素而後其發見乃能如此此所貴夫道也若此則禮之本既立矣至於刑名度數之事則付之有司使任職焉可也蓋本既立則末無不舉矣意者孟敬子務詳於末而未知其本故歟一本云或曰此與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意同乎曰有異哉夫子之言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曾子之言存於中而以正其外者也學者當識內外交正之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樂善而無厭也有若無實若虚有善而不居也犯而不校不動於血氣而安於理也非心不違仁者其能之乎嘗從事於斯者蓋顔子由克己以至於無我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與夫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剛毅篤實者其能之乎曰君子人與疑辭也君子人也斷

辭也言其人雖未盡君子之道而節操若是可以謂之君子乎盖謂之君子則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有寛廓之意毅有特立之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非弘毅則何以勝其重而致其遠乎所為任之重者以仁為已任故也仁者人之道為士者求所以盡人之道其任重矣然所為仁者

其道蓋無窮非可以易進而速成也用力以終吾身焉顧所至何如耳然則非弘毅其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所據之實地學禮而後有所立也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可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聖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民知之也凡聖人設教皆使民之由之也聖人非不欲民之知之然知之係乎其人聖人有不能與故曰不可使知之然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未有不由而能知之者也然則孟子所載放勳之言曰使自得之者與此異乎無以異也蓋曰自得則亦係乎彼而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則果於為如是而疾貧能無為亂乎不仁之人疾之過甚無所容身能無為亂乎此二者在上者不可以不知也先王有以厚民之生使其有勇者不至於疾貧有以養其不才使其不仁者不至於無所容斯已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為貴也古之聖人如周

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為哉蓋驕者氣盈挾其有也吝者氣歉懷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總目也蓋徇於血氣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焉善者實也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如此然則可不孜孜以

自强乎為仁由已勉而不舍自有所至固不可以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也勉人勉學者之意深矣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言士之自處當如是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篤信好學而後能守死善道蓋非見善之明則其能守之而不易乎危邦不入者不入其國也亂邦不居者

雖在其國而可去之也有道則見道可行之時也貧賤則可恥以其無可行之實故也無道而隱道不可行之時也富貴則可恥以其屈已而喪道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止其分也謀其政云者已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有時而亦可以告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

其聲音者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進取侗者未有知悾悾者拘執然是三者有可以進學之理蓋進取者不為枉曲而直可取也未有知者不敢自以為能而愿可取也拘執者不敢食其言而信可取也由是而教行焉則可救其所短而進之於道若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則又巧偽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而去焉無為足望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者當常懷不及之心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也况於自是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自足者也今日不為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曰為其大者自恕者也此皆人欲所由長而本心所由失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舜禹之有天下豈有一毫與乎其間哉天與之人與之耳天與之人與之舜禹順乎天人之心而履乎其

位於我何加哉此其德所以為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此章言帝堯君道之大也天下之巍巍崇高者莫若天之為天也而堯法則之曰則之則無一毫不與天相似矣堯之道蕩蕩廣大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故民無得而名民雖無得而名然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不可揜也蓋其功業文章乃其道之顯見者也

其至賾者不可得而窺而其至顯者不可得而隱天之道然也聖人之道然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此所謂才者言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舜之五臣武王之十亂皆相與共成天下之治者非但可任一職

而已也邑姜助成正家之事而天下治焉亦婦人之有聖德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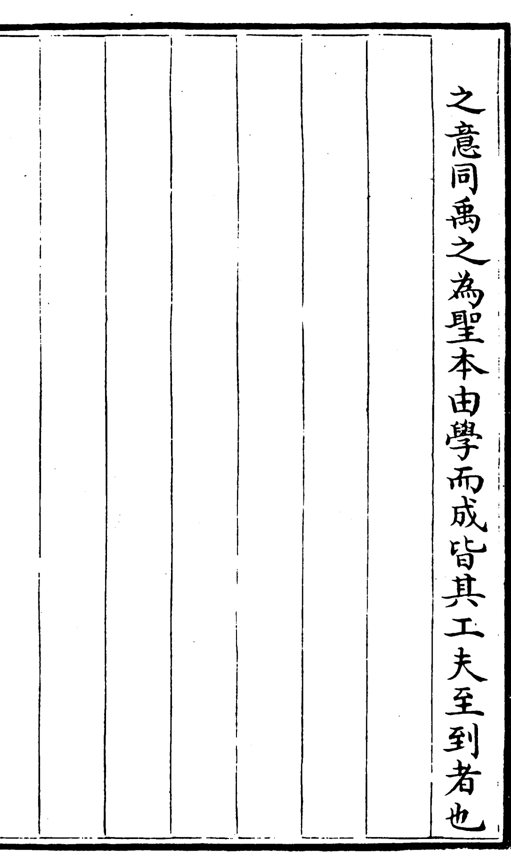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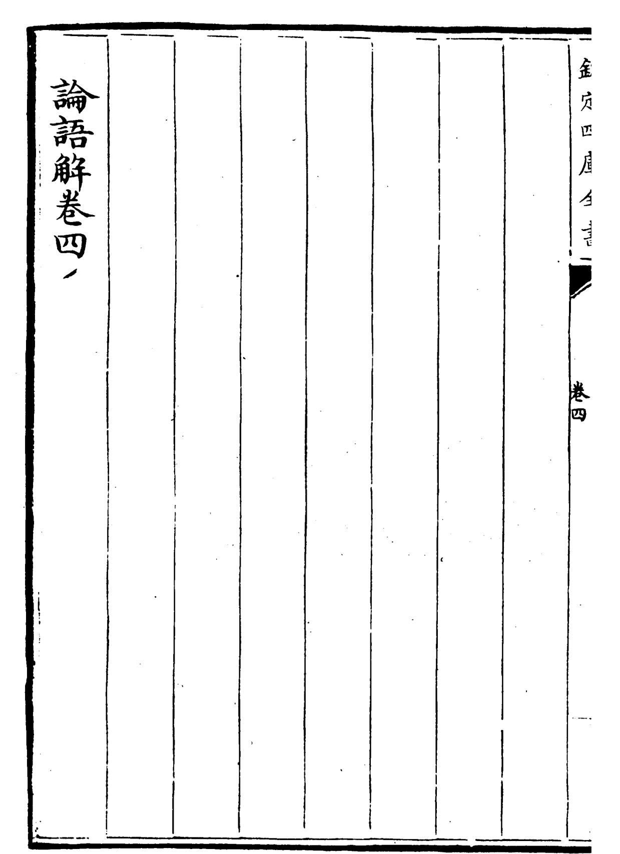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之初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為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紂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歸往如此而翼翼小心以盡其臣子之恭非德

合中庸者其能之乎故稱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禹之有天下無所與於已故飲食則菲衣服則惡宮室則卑所欲不存焉而於事神之際則盡其誠於朝廷之禮則盡其敬於保民之事則盡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惟其不存於彼故能克盡於此再言其無間者言其無可得而議如此也此與惡旨酒而好善言


之意同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論語解卷四

論語解卷五

宋 張栻 撰

子罕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之言明其義之所當然耳義所當然則亦無不利者夫子特罕言之也至於命與仁凡夫子之所言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何如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之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若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從違哉皆道之所在焉耳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避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豈獨無意哉蓋發於心者莫非實理無一毫私意也若有所作為皆私意耳必者必欲其然也固者執而不化也我者有已也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

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而固則凝於事之後也毋字與無通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絶云者無之甚也然四者之病始於意而成於我故大學之道必在於誠其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文不在兹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為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方夫子畏於匡之時所謂易詩書春秋皆未討論也故以為天之將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夫使後死者而果不得與於斯文則其不免於難亦非匡人之所能為也汲郡吕氏曰畏者有戒心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見夫子多能而疑其聖者在此故云然子貢則謂夫子蓋天命以大聖之質多能特其餘耳夫子聞之恐太宰謂聖必待多能則甚有害也故謙以自居其意則欲太宰知夫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多能也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謂不試於事業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於此申前章之意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之意亦恐學者以聖道為髙遠而聖人為有隱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爾以為吾有餘知乎葢無餘知也凡所以告二三子者無不盡矣雖使鄙夫

持空空之質而問所以告之者亦未嘗不就其兩端而無不盡者焉蓋語近而其逺者未嘗不具焉語卑而其高者未嘗不存焉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而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何如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非必鳳至圖出而後為至治之世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斯言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為能有常而無失也於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仰之彌高愈探而愈覺無窮也鑽之彌堅愈進而愈覺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為難也非工夫深至者其能發是言乎雖然其高未易攀也其堅未易入也聖人之中未易可得也而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廹以其序而進之其所為循循善誘者不過博文約禮而已博文者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也約禮者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也一作博文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博而約學之大

端不越是矣惟夫子循循善誘如此故使我欲罷不能焉蓋自不能以已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之卓爾必曰如有言其始見之端的者然也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已雖見是而不能遂止於是蓋誠者天之道由誠之而進非大而化不能以與此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也此顏子之所以喟然歎歟反復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

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欲為臣之意以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以任其喪事蓋不為過意欲尊其師也不知方是時夫子退而閒處無家臣之時也因疾之病而强為之是欺而

已理不應有而强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耳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不售也夫子則以君子豈不欲用於世乎其不輕售者待其可耳子貢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則已

心先動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

大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盡則聖人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無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一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因人之秉彞而目之於色亦出於性也然此則溺其流而不止彼則汨其情而不察是何歟則以夫

物其性故耳故君子性其性而衆人物其性性其性者天則之所存也物其性者人欲之所亂也若好德如好色則天則存而人欲遏性情得其正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雖覆一簣然進則不可量雖餘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人乎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若以不惰為專心致志則其他門人高弟亦能然何獨回也所謂語之而不惰者謂不惰其言也蓋顔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躬行實踐是夫子之言昭明發見於顔子日用中也此之謂不惰

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顔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辭也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為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

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顔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横渠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乎未見其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

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猶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亦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

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

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盻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明義而正告之也如孔子對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已巽與之言委曲而開導之也如孟子告齊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之類是已自非肆於惡而無所忌憚者其聞法語之言也能無面從

乎其聞巽與之言也能無悅於心乎然而聞善者將以善其身也於法言則當佩服躬行而改其未合者於巽言則當紬繹思慮而究其所以然者若是斯有以善其身矣苟惟心悅而不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已哉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成都范氏曰如此類皆夫子所常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有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

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蓋人惟有已而有物有物故有忮有已故有求不忮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為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忮不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為善

矣蓋不忮不求之外必有事焉至於聖不可知皆由道而進也茍終身誦夫不忮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自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

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三者天下之逹德君子之所以成身也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守已固也然固有不惑不懼而其樂未充者涵養其徳性未至也不憂其深矣乎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志於正而不他然後可與共學而由其序然後可與適道有諸已然後可與立充實積久理明義精然後可與權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而不可不及者也毫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取中而不失乎所以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其平之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為中乃指為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以為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夫經也既反經矣尚何道

之合乎以至於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誅蓋亦如夫夏葛冬裘飢食渴飲當其可而已非理明義精疇足以識之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亦非今所存唐棣篇中語也其意則以為唐棣之華則翩其反矣非不爾思而室則遠矣夫子謂道非遠人特未之思耳以詩語之未安

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為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可擇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學者將忽而不充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知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幾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篇

此篇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

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汎而無進德之地也故即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為可以馴致矣真善學聖人者哉百世之下讀是篇者亦可以知所用力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順之貌似不能言者自卑而先人也信順而

貴讓處鄉黨之道則當然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便便於事敬肅也言惟謹於言簡嚴也在宗廟朝廷
則當然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河東侯氏曰誾誾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
一也誾誾侃侃上下之交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楊氏曰踧踖不敢寧處也張子曰與與容色不忘向君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賔退必復命曰賔不顧矣

色勃如者變色也足躩如者改容也承君命而起敬也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左右手而衣亦隨之合節也趨進翼如如翼之張也賔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此皆為擯相之時容

節然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非必君之在焉也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行不履閾非獨入公門為然特於此記之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亦君不在焉之時也其言似不足者雖在君虛位之前與人言亦不敢少舒也夫

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若以為虛位而不之起敬則履霜堅冰所致有不可勝言者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摳衣而升公堂則容改矣屏氣如無息心莊而氣肅也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位踧踖始終以敬也自攝齊升堂以下升而有事於公堂之節也自

出降一等以下降歸其班列之節也此君在之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執圭鞠躬如不勝敬其事若不克也上則如揖下則如授升降之容也勃如戰色戒懼也足蹜蹜如有循不舉足而曳踵也此皆以重圭之故也大夫聘於他國則執圭享禮有容色程子曰享燕之時一於莊則情不通此既聘而享之時也私覿愉愉如也既享而

私覿則又和悅矣自其在宗廟朝廷以下皆孔子為
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
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
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重喪祭也紅紫間色
不以為褻服君子無時不居正也范氏曰言君子則
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表而出之孔氏曰加上衣也盖嫌其見體耳

一衣服之間莫不有義存焉豈苟云乎哉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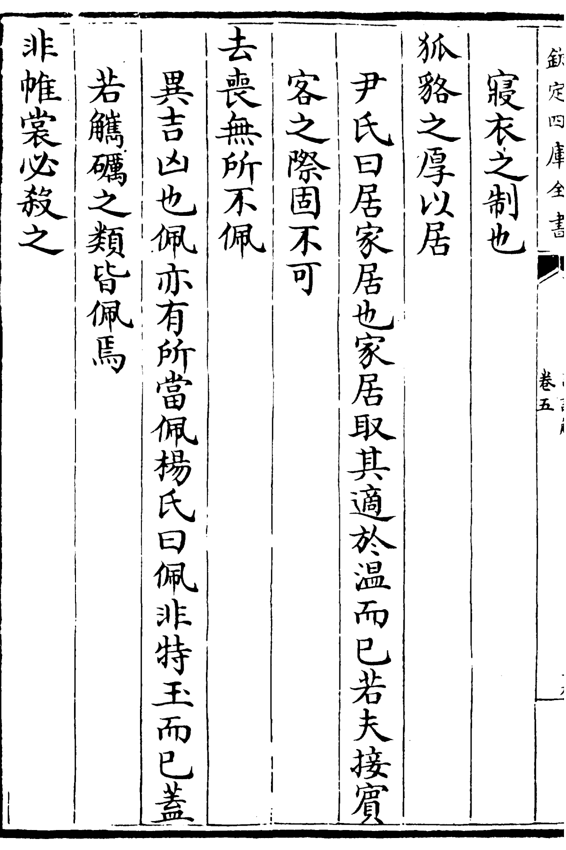
内外以稱也君子惡夫不稱也

褻裘長短右袂

孔氏曰裘長主温袂短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程子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



寢衣之制也

狐貉之厚以居

尹氏曰居家居也家居取其適於温而已若夫接賓客之際固不可

去喪無所不佩

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楊氏曰佩非特玉而已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

非帷裳必殺之

楊氏曰裳亦有殺惟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蓋朝祭之服義取於正幅而已其他固當殺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程子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明衣布孔氏曰沐浴衣也此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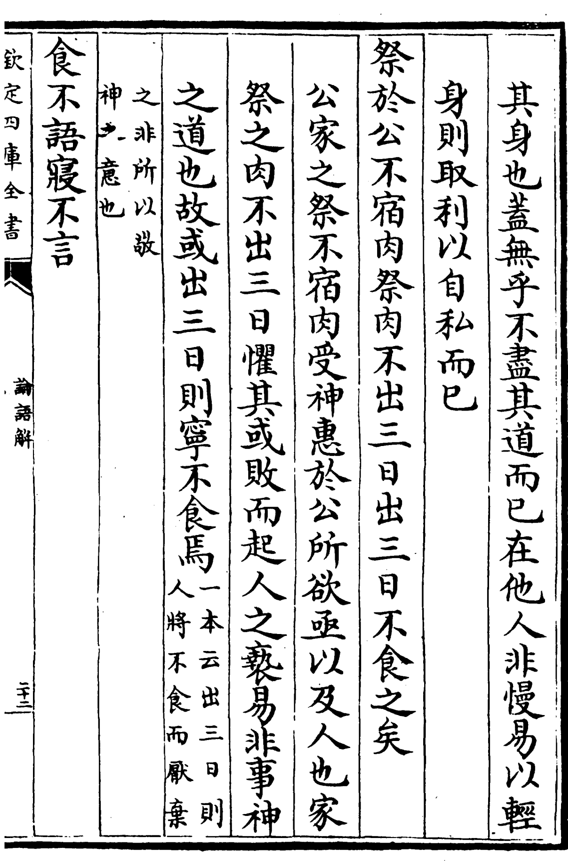
食飯也或曰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蓋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也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耳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饐傷濕也餲味變也餒潰而耗也敗渝而壞也色惡非其本色也臭惡失其芬香之正也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非食時也割不正解牲之不以其制也不得其醬調味之不以其宜也割不正疑是謂燕享之時耳夫飢而食天之理也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意於此哉而有所不食者亦以其理之所未安耳蓋從容乎天則如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
食以五穀為主肉氣不可使勝穀養生之道則然也
彼徇於味者則豈是之思哉飲酒隨其多寡之分主
於不及亂而已程子曰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
可使亂浹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謝氏曰與康
子饋藥不敢嘗同意食不去薑辛甘皆所以養亦不
可闕也不多食食以節也聖人衛生之嚴如此非私



其身也蓋無乎不盡其道而已在他人非慢易以輕身則取利以自私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一本云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專一於寢食非言語時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必祭先農菜必祭先圃盖報本之義故物雖粗薄而於其祭也必亦致其嚴肅焉誠之所存非徒然也

席不正不坐

正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舉此一端他皆然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少而從長順也舉此一端餘可見也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之有儺所以敺攘癘氣有是理故有是事也朝服而立於阼階敬其事且以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誠於其所問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而不敢嘗謹疾也不

以告則害於直故敬受而直告之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敬君之賜也正席而嘗以示變也用之祖考示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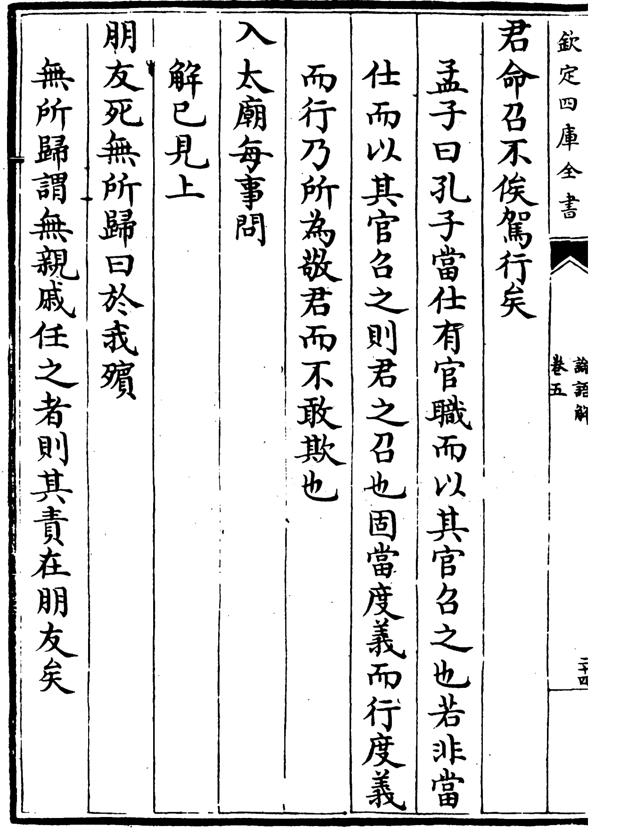
易也楊氏曰食則或恐餕餘故不敢祭惟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程子曰恐君之客已也盖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令於君之祭已即先飯如為君嘗食然恐君之客已而不敢當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雖不興不忘恭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孟子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若非當仕而以其官名之則君之召也固當度義而行度義而行乃所為敬君而不敢欺也

入太廟每事問

解已見上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則其責在朋友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與己敵其通有無蓋常義也故其饋雖多可以無拜於祭肉則拜之重其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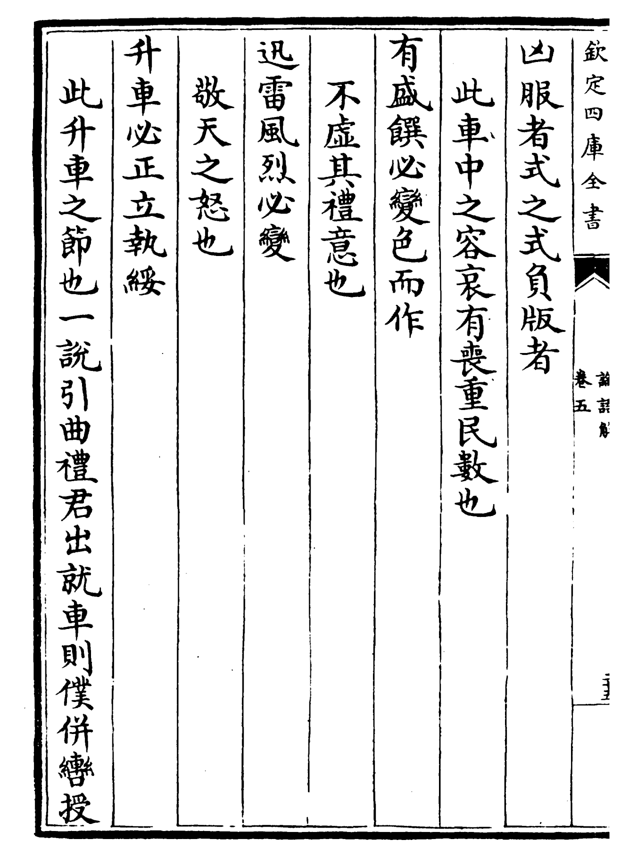
寢不尸居不容

寢不尸體不肆也居不容安舒而已非惰也一本云門人之

察聖人其詳至於寢處之際無不盡者昔人之學固如此哉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與之習熟者褻見之頻數者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車中之容哀有喪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不虛其禮意也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此升車之節也一說引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併轡授

綏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驂凡六轡攬之為難故以綏總之然後便於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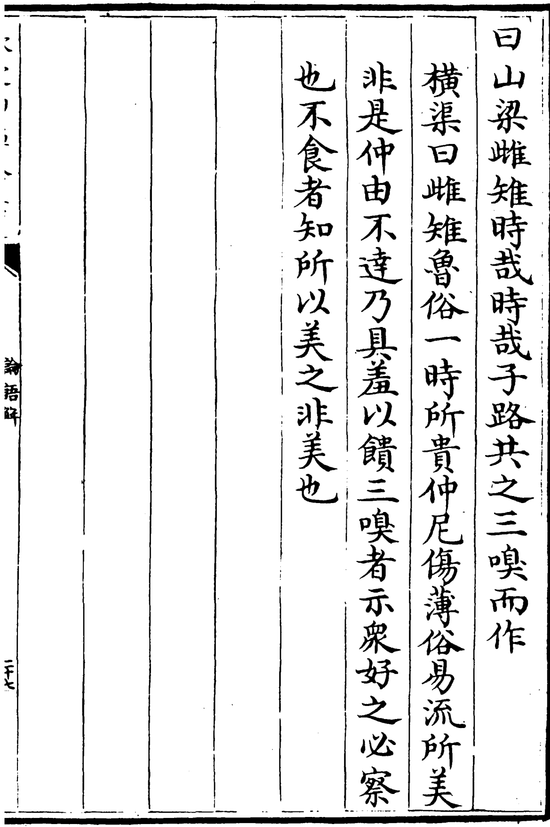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無往而不為道也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至纖至悉之間無不盡其節非聖人之循之也聖人之德之盛固無非道之所存也

在學者之進德則當以聖人為準的致精於事事物物之間謹其節而求所以勿失者焉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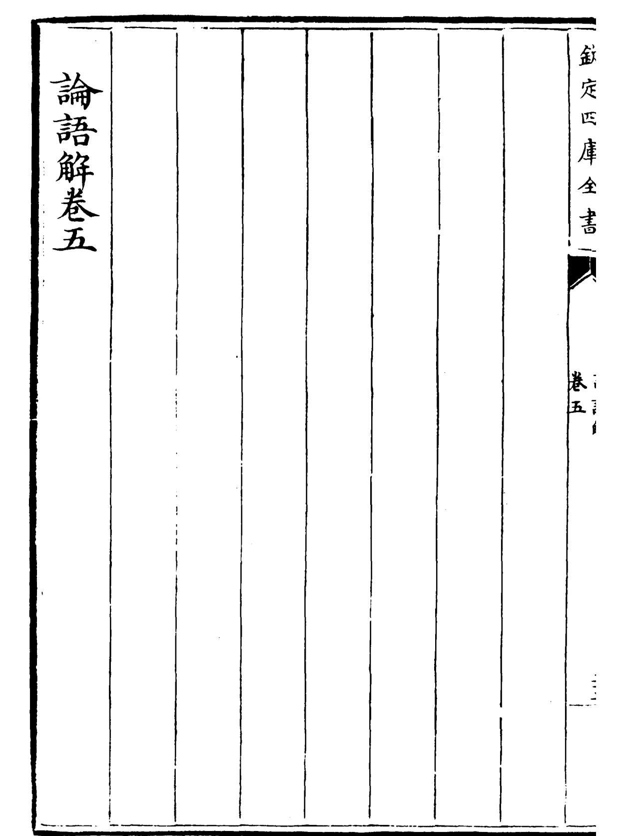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非止為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由而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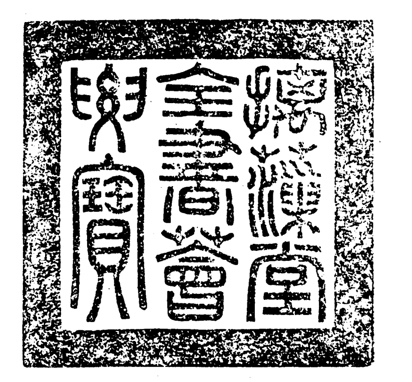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橫渠曰雌雉魯俗一時所貴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是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三嗅者示衆好之必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



論語解卷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